

唐文粹補遺

一  
函  
四  
冊

唐文粹補遺  
PDG

唐文粹補遺目錄卷第二十

書

牋附

啟附

與睦州獨孤使君論朱利見書

李觀

與張宇侍御書

前人

報弟兌書

前人

與柳子厚書

劉禹錫

答柳子厚書

前人

從樊漢南爲鹿門處士求修墓牋

符載

上河東公啟

李商隱

上河東公第二啟

前人

上裴相公啟

溫庭筠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劉蛻

與高錫望書

孫樵

與王霖秀才書

前人

人三才卷之二  
貽王進士書

司空圖

答賀蘭友書

羅隱

唐文粹補遺卷第二十

吳江郭麐祥伯纂

英山金勇仁甫校

與睦州獨孤使君論朱利見書

李觀

觀絜身復古立行師古臨事不惑見危必進秉此數節時人罕知  
伏惟良寶匿瑕明鑑含垢暫留頃刻少納蒨蕘遂厥愚懇死而無  
悔竊見前此邑丞朱利見一室窮病十年非辜形神沮弱容鬢衰  
颯若遣憂能傷性此人殆不久生孤禽孺子相向嗚咽智井壞竈  
其之淒涼觀雖非比齒稍與同道往往目覩感之酸然常恨莫能  
爲計無所施力使有穀帛當能賑之此生亦人倫之落落士林之  
楚楚代習禮樂宿傳衣纓乃祖乃父亦有拾青拖紫三徵五辟者  
也生家亡早孤年壯方仕所共交結亦皆名流微班不達直道來  
累人不哀者諒誰有心觀與此生非有半面故素一夕優狎非有  
斗筲之惠杯酌之好但私心助痛借口爲言昔荆軻徇燕丹之急

聶政答嚴遂之

字

故載籍不朽以爲美談且數子者良有由緣

今之所論有異於此況觀輒以翩翩賤質曾爲使君翦拂瓌瓌薄  
伎復忝使君盼睠寄家樂土日聞盛事竊見信有所未洽恩有所  
未周安敢坐同碌碌不以陳述伏惟使君大其量深其懷使儒衣  
之士復罄心腹幸甚幸甚觀早窺典墳見古賢良居五等之位設  
六條之政所以察刑獄詢諍訟褒善懲惡恤勞勸分是以名彰王  
府勲潤史筆豈可備員已矣尸祿悠哉故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  
其惟良二千石且自使君下車數載田疇始闢桑柘初拱人識廉  
恥邑無逋亡當朝談其美列岳讓其最雖文翁化蜀伯道理吳二  
侯旣歿惡爲絕倒獨有南冠朱利見氣衝牛斗閒使君嚴如雷電  
慈如太陽何不修愼終之德解懸絕之命使仲由之諾不墜長孺  
之灰更然則流芳一時垂範千載且此人窮窶於原婁污辱於韓  
范悽惶於蔡澤憔悴於屈平整冠而綏斷斂衽而肘露猶矻矻耽  
學依依固窮常戴使君殊造對孤枕流涕日者有故壽昌沈尉周

行之末識量非常知事有廢興人有進泰承使君咳唾拯此人溝壑朱生不幸沈子云亡顧茲塵昧可爲悲想夫處大官者威貴能斷權尙從宜綸鈞淹滯簪埽讒慝卽言者得盡意疑者獲自明使君垂彤襜佩朱紱丈夫之雄也凡所措捨豈不易哉朱利見餘負亦可以爲力敢望周旋不棄特達庇之是所望也頃聞歙州長史羅士詹亦朱利見同類當時刺史劉公獨降大惠羅士詹不盈一稔旋踵西歸利見當時幽繫曾不側息莫非羅生與倜儻之士會朱生受肅殺之氣偏嗟夫三尺之童子爲之恨恨且宇內所注淪濫官其中有附跡權門處陰勢路則官遣得雪祿都免收有損朋黨之私挾貞介之操則繫銅至弊名器被誣豈不爲至主上無及溜之臣羣小得鼓刀自割也觀士梗微物竊所不幸英雄之人曷以爲意曩聞孔璋薦表代李北海死曠古之後先王所嘉觀誠驚怯恆羨高躅執事之議欲將如何使君不疾爾臧否則朱生索於枯魚之肆矣嘗見古人持危救傾率克有益使君豈不知此子不

爲食駿之士盜裘之夫人不易知知人則哲伏惟審念之然此人年五十鬱有詞藻義必致命性頗輕財乃俠少之流也居官直而簡與友信而敬乃百古人之次也蕭蕭健筆喋喋利觜環坐之先也凡今之人惡直醜正入門自媚邪道苟容故有貝錦首章青蠅獨弔觀雖輒舒紙染翰輕陳肺肝無任情激不敢諛羈屑之士進趣益難書發之日出柴扉東面再拜傾耳聽音倍深兢戰

與張宇侍御書

李觀

觀受性不敏言事務直侍御幕府俊選屬城具瞻不腆之書深冀開覽觀年十有八再忝鄉薦身未入洛家猶寄吳心惟使氣性不偶合仗前輩奇節振窮居清操天下之事能傾腹心不但以董生下帷蘇子刺股而已觀於還瀟遁跡向厯數歲蓬戶卻埽侍親之側其志未果屈躬增修竊見有被注淪濫官朱利見前任此邑丞腐儒孤官纔受三命無賴令史前削除名銜裂其冠冕奪其祿利亡家旣久求食無所危於累卵急於倒懸如何聖朝有厥濫罰每

一念此悲涕交注觀比有一書上此州獨孤使君先論朱利見續  
以古今事爾時獨孤公尺書見招知已相遇緩躡珠履偕升蘭堂  
飽之以嘉殽醉之以芳醕特賞才調且憐義聲仍謂觀曰見足下  
高作奇之又奇良深覲容敢不承命其所上獨孤公書兼錄呈上  
惟少披覲明不虛耳頃者韓相國臨十數州殺人不問罪自用若  
無上畫聚冤氣夜啼枉魂人人畏威莫敢諷議今尙書領藩翰之  
任抱澄清之志視民如子龔上若父寄公耳目固宜竭誠伏見太  
陽炎赫砂礫焦鑠旱魃作厲農夫憂饑直爲囚繫無辜之所致也  
雖欲禱桑林焚巫尪亦將奚及不如疎決滯獄速宥疑罪則歲稔  
國富不期而至觀所說是方伯政本非豎儒之譚執事之人用收  
采否如理以爲當言之可行請馳一介之使問三徑之客卽荷衣  
蕙帶以趨下風必謂狂簡終不惠顧則退臥岩藪俟有知己翹足  
仰望以聽指南

報弟兌書

李觀

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誓心不徒還乃於京師窮居讀書著文無闕日時是年冬復不利見小宗伯嗚呼天難諶命難言聖人且猶盤桓我安得如料而決志哉但堅節不去躁機不來兢兢而強勉勉而爲耳於時顧逆旅而無聊圖俟時而尙遐發能遷之慮緘莫知之嗟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月乘罷驢出長安西遊一二諸侯求實於囊往復千里投身甚難殊不知西陲數州界在虜關土塞門民獷榮戰陋儒我見其將遺我縵胡我見其士賦我從軍向之謀暨感激心卒無所開祇忽一念我家如在長安或遇適戍而宿隨登陴而望有東方之人老在塞下者爲我言用兵之勤及五十年每歲孟秋邊風便寒達於堅冰武夫操戈僵不得煦胡兵類戮寇罔於常方言會候人舉烽我茫然謂戎來遂夜歸長安窮處蕭條猶初乃開而居乃出而書上不敢偶下不敢專鄙苟得之名謝姑息之交愚與介并直與諂違是用人不合余余不合人故身有負俗之議文多自我之非然斯者略不損明其猶荆民不譽宋

玉臧倉之疑孟軻及我而三奚足屑哉然特苦旦暮之供出處之  
虞也而幸有一僕賃之童純義而誠服事祇勤傭蓄以給余爲隸  
以奉余久而不求直殆而不施勞盤飧之廉汗馬之庸不能過焉  
古者孔子門人皆曰上賢及在阨窮有愠見者吾老君亦有從者  
徐甲老君去官甲亦求去夫孔老之道於我也則小大較然其門  
人從者之操則何遠斯童哉吁我嘗獨歌而悲客有造曰子之窮  
達在時與人我曰不在時乃在人不在人乃在斯童何者仲尼適  
周魯君乃與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自周而還其道益明則聖人經  
爲亦用其資獨作恆人乎今我所以能於京師保窮居讀書著文  
無廢日時者乃斯童之力也非我之能也非親交骨肉之力也成  
我洪名階我青雲有日矣汝知之乎汝我季也我空言哉吾違養  
以來不忘歸歸而無名爲親之羞困而行之窮苦日尋俛而自安  
窮則可也流親之羞歸不可也念二途日夜腐心渾元循環三歲  
一朝油然而思眾恨長短居人遊人相屬之憂寧同時哉行至八

月天地淒然葉下西郊我在空房晨起吟咏聞乎無人夜臥不寐  
寒漏自長意可覆也難可縷陳我書不稀汝書亦新異日兩至同  
慰一身豈不旨哉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舉明經爲復有文明經  
世傳不可墮也文貴天成不可彊高也二事並良苟一可立汝擇  
處焉無乃不修繫書黃耳依依有遺千萬孝弟其兄云云

與柳子厚書

劉禹錫

閒發書得郭師墓誌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  
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  
曲盡如此能令鄙夫沖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  
驚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  
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  
已予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慨耳不宣  
禹錫白

答柳子厚書

劉禹錫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  
申疊疊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  
晤言者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子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  
石銖黍予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  
踈蹠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柄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  
腴估然以生癰然以清予之衡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子  
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它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  
後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俚言蕪而不治臨  
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從樊漢南爲鹿門處士求修墓牋

符載

廬山山人符載頓首頓首死罪夫仁義揚顯朗德之充也惠慈被  
幽昧仁之原也竊見故鹿門孟處士浩然納靈含粹伏儒傑立文  
寶貴重價吞連城一旦殞落門允陵蔑吁嗟邱隴頽陷荒圃形或  
異斧高不及隱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日辨覺佛寺峴首亭恭觀

明公垂意拳拳將墓文表隨封起窀穸閭境搢紳皆聞嘉聲風動  
輿感偕至踴躍然垂休務當時從善貴流今閣下外迫軍旅程使  
之劇內勞賓客俯仰之勤牽耗星歲未遑指顧嘗恐旦夕飛踐廊  
廟纏綿深旨鬱紆不寫則處士之風流精爽沉翳厚地矣或好事  
者乘而射之孤負夙志矣伏惟閣下醇仁盛德覆乎草木除惡彰  
善發於鄉黨割省庶務凝神晷刻盼睐官屬望則疑首尾實足以  
副士林之翹翹慰羈魂之真真事關教化不主名譽伏惟慮之始  
終之幸甚幸甚

上河東公啟

李商隱

商隱啟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覩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  
賜一人以備紉補某悼傷以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方有述哀靈  
光獨存且兼多病眷言息允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  
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之啟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  
泊所賴因依德宇馳驟府庭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載懷鄉土錦茵

象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鈍兼之早歲志在元  
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臺  
妙伎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況張懿仙本是無雙曾來獨  
立旣從上將又託英寮汲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  
寧復河裏飛星雲閒墮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  
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  
疑阮籍則恩優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嚴伏用惶灼謹啟

上河東公第二啟

李商隱

商隱啟某聞周朝貝葉列妙引於王褒梁日枳園灑芳詞於沈約  
必資乎鴻筆麗藻刻乎貞金翠珉然後可以充足人天發揮龍象  
苟其曖昧卽匪莊嚴爰託亨塗夙聞妙喻雖從幕府常在道場猶  
恨出俗情微破邪功少二百日斷酒有謝蕭綱十一年長齋多慚  
王奐仰戀東閣未歸西林近者財俸有餘津梁是念適依勝絕微  
復經營伏以妙法蓮華經者諸經中王最尊最勝始自童幼常所

護持或公幹漳濱有時疲薊或謝安海上此日風波恍惚之間感  
驗非少今年于此州長平山慧義精舍經藏院特創石壁五間金  
字勒上件經七卷既成勝果思託妙音伏惟尚書有夫子之文章  
備如來之行願不逢惠遠已飛廬岳之書未見簡棲便制頭陀之  
頌是故右繞三匝仰希一言庶使鷲殿增輝龍宮發色流傳沙界  
震動風輪報恩于蓮目果脣奪美于江毫蔡絹伏希道念特降神  
鋒瞻望旌幢攜持礎斧曝身晞髮以候還辭無任懇迫之至謹啟

上裴相公啟

溫庭筠

某啟聞效珍者先詣隋和蠲養者必求倉扁苟無懸解難語奇功  
至於有道之年猶抱無辜之恨斯則沒爲癘氣來撓至平敷作冤  
聲將垂不極此亦王公大人之所慷慨義夫志士之所歎歎某性  
實顓蒙器惟頑固纂修祖業遠愧孔琳承襲門風近慚張岱自頃  
爰田錫寵鏤鼎傳芳占數遼西橫經稷下因得仰窮師法竊弄篇  
題思欲紐儒門之絕維恢常典之休烈俄屬羈孤牽軫藜藿難虞

處默無衾徒然夜歎修齡絕米安事晨炊旣而羈齒侯門旅遊淮  
上投書自達懷刺求知豈期杜摯相傾臧倉見嫉守土者以忘情  
積惡當權者以承意中傷直視孤危橫相陵阻絕飛馳之路塞飲  
啄之塗射血有冤叫天無路此乃通人見愍多士具聞徒其興嗟  
靡能昭雪竊見元宗皇帝初融景命遽惻宸襟收拭瑕疵申明枉  
結劉丞相導揚優詔蘇許公潤色昌譽五十年間風俗敦厚逮及  
翔泳未安其所雨暘不得其和匹夫匹婦之吁嗟一聚一鄉之幽  
鬱欲期昭泰必仰陶鈞某進抱疑危退無依據暗處囚拘之列不  
沾渙汗之私與煨燼而俱捐比昆蟲而絕望則是康莊並軌偏哭  
於窮途日月懸空獨鄣於豐蔀伏以相公致堯業裕佐禹功高百  
姓咸被其仁一物不違於性倘或在途興嘆解彼石驂彈劍有聞  
遷於代舍瞻風自卜與古爲徒此道不誣貞明未遠謹以文賦詩  
各一卷率以抱獻縑緇儉陋造寫繁蕪干冒尊高無任惶灼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劉蛻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破折尊盂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不過於一日尙猶偷情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誅不順鄰里日起紛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而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旣不預興俯拜揖之事尙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公大人耆老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擎蹠稽首於髡褐之前畏敬戒愼有終日不敢嗜酒殽不敢近妾婦者其于誣惑之道尙能去其情自去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公大人無慚髡褐乎髡褐尙能自大其法王公大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卽其奉髡褐能速化其耕稼陶漁者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平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資者不由髡褐授昭昭然柰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敝也伏惟閣下務敕有司按